

一得書

謝元武



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办公室（1953年）



和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1947年）



与朱德在中南海审阅文件（1953年）



和周恩来合影
(1956年)



谢老、徐老、吴老在董老家作客 (1961年)

谢觉哉同志：
你信已收到。你对一月事态所
有分析，都有道理；但问题有一二点
尚须商榷。即如你所指，但不妥当。
由三月所言即宜改至四
月间，那时胜负之局已定，便行对外
表示，不要把沙皇的命令当作破晓
之本（原书作“而要把它看作破晓之本”）
事变的根本地的代号，以免引起国际上之注意。
今你一本正经的工作报告也已写好，
故此事值及早考虑。

敬礼！ 毛泽东

毛泽东致谢觉哉信函手迹

写在前面的话

记得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刚刚开始，从 4 月到 11 月，谢老以“换南”的笔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辟出“一得书”专栏，连续发表了 60 篇文章。之所以称为“一得书”，是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成语的原意为：虽是笨人，在他的种种思虑中总有一点可取之处。这是谢老自谦。他甚至谦虚地说：“有时并没一定‘千虑’，也并不一定是‘得’。”“一得书”是配合当年的整风运动而写，一发表便受到毛泽东的好评，谓之“感兴趣”，是“有益的”。可见“一得书”的份量以及在当时起的作用。“一得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有针对性、深入浅出；文章有感而发，娓娓道来，意味深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情溢

于辞，以理服人，其中闪烁着真理的光华，渗透着延安精神，也显示出谢老——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智慧和情怀，读后使人深受教益，给人以启迪，至今令人难忘，深感不可多得。

“一得书”1983年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辑成出版。今年，时逢谢老诞辰110周年，为纪念他，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这部杂文集，仍用“一得书”为书名。所不同的是，还收录了谢老的其它部分杂文、杂感和言论等，其中大多是40年代初延安时期的作品，一小部分是后来所作。这部书与以前出版的谢老著述，都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财富。

谢老离开我们23年了，他的思想品德、音容笑貌，无时无刻不在我的面前闪现，令人难以忘怀。愿以这部杂文集告慰他在天之灵，也寄托我们的深切思念之情。

王宜国
一九九四年元月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王定国
一得书	1
把颈骨硬起来	3
为什么搬？搬那里去？	5
语必惊人	7
客多于主	10
团结	11
不应该白吃饭	12
大问题！	13
“乡思”	16
新的“元旦”	17
菜地问题	21
	1

养马要当做马用	23
一语之差	24
应该“熟读”而又“深思”	26
“就文件讨论文件”	28
笔记摘要	30
释八股	42
农村里的“耗子”	44
忆叔衡同志	46
征兆	50
为边府墙报写	52
关于写字	54
关于写字(二)	56
认得还要解得	58
介绍一个动员牲口的例	60
探卖粮	62
娶不起老婆	64
关于减租	66
寿王善人	69
“珍重千万”	71
边区人民的生活	73
拂拭与蒸煮	76

论写笔记	79
关于“狄青牢”	81
找与选	84
“此心光光地”	86
怎样做县长	90
续语	100
不近人情	103
敌友	105
感性与理性	107
复李庸先生信	109
“领会”！	111
读“七七”宣言	113
烟毒与苛政	117
寿丹生老人	119
整理材料	121
分(?)	123
集锦	125
哭凌波同志	130
想！	138
水灾善后	140
支部与群众	143

记一女教员同志谈话	145
读宣传小冊和反党八股隨記	148
乡級干部并不多	151
复原野农同志信	153
牲畜問題	157
读学风文件隨記	161
缠讼	163
诗	165
炉边闲话	169
杂感	185
坚决反对侵犯群众利益	187
防止贪污与反对资本主义思想	190
谈狗	196
读《史记》有感	198
论打落水狗	200
小打算	202
“反裹负薪”	204
引起我一个回忆	206
从怀安诗社谈起	208
三三制与天下为公	210
小言论	213

“斜径败良田”	215
“差不多”——“一部分”	216
要有问题	218
口头与书面	219
一套棉衣要穿两年	220
大门要“大开”	221
“削足适履”	222
要做，也要说！	223
简政不是“减政”	224
冬学和征粮那个重要	225
办交代	226
多说不如少说	227
到下层去！	228
“吃不开”	229
禁止宰杀耕牛	230
释“模范作用”	231
保障人权	232
开会与讲话	233
倾听民意与实行民意	234
点点滴滴	235
跋	谢 放 277
	5

一得书

大文章不易写，只好写点小文章。整个意见不易提出，零星意见，却是有的。也许零星意见的搜集，可以领会到整体。

.....

把頸骨硬起來

延安市府人员说，“不遵守法令的，大都是公务人员”；“市府职权低弱，党、政、军、学人员藐视市府法令”；“要求政府提高市府职权”。（见一日本报）

“提高市府职权”，完全应该；边府帮助市府提高职权，也完全应该。不过，边府从没有允许党、政、军、学人员可以藐视市府法令的规定，而边府再来一次提高市府职权的命令。纸上的东西隔具体的实现，还是相当远。

应该认定：延市超过土著居民三四倍的党政军学人员，是为建立革命秩序来的，基本上是愿遵守革命的法令，否则就不成其为革命的延安。至其中不肯遵守法令的人，是由于不懂得，没有习惯，而各部分负责同志也缺乏注意所致。

“懂得”，“养成习惯”，不是容易的。要“三令五申”，要给他些钉子碰，才能做到。

因此，市政府应该：

首先，每一法令，都要慎重考虑，顾到各方面，而且要经过一定的法定手续。要知道这些人不是愚民，知道讲理，而我早就准备任何会讲歪道理的人来，都能用有理的话驳斥。

其次，要忍耐。每一法令，不仅张贴，且要登在报上；不仅文字解释，且要口头宣传；头一次犯的，不仅耐心指出，恕其无

知，而且要告知该机关的首长，请其约束。“令”至“三”申至“五”，再还不懂，那就怪不得别人了。

最后是坚持。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得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

从前，京城的官最难做，皇亲国戚，是不能管的。汉朝有个刚直的京兆尹，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当街打了一顿屁股。这位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召京兆尹来，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虽没有错，但你得罪了贵人，应该磕个头（道歉的意思）。”可是这位京兆尹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说：“原来这家伙有病，颈骨硬了。”——古话叫“强项”，是一种颈骨不能转侧的病。大概这位皇帝怕对不住姐姐，就这样解释。

皇帝时代，尚可“强项”，何况乎民主的延安！

為什麼搬？搬哪里去？

手边的材料：

“安塞二区新辟的工人市，居民有搬家的。已搬四家，十五（旧历元宵）以后，又有十五家要搬。搬的地方是甘乐区及洛河川。”——吴继同志信。

“延安搬进八百多家，搬出七百多家，还有要搬的一二百家在看风色。搬出的，极少数回原籍去了，大多数搬到别县，以为那里的负担轻。”——延安信。

“鄜县搬迁的有三四百家。”——鄜县信。

“安塞搬家的颇多，在二区每乡就有十家至廿家搬到甘泉去，因此，空地很多，有的他们自己托人代耕，有的任其荒着。……去年也有搬家的，但没有今年多。

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搬家主要原因，是逃避负担和怕小孩子念书。只有小部分人是没吃的，找有‘颗子’的地方去。大部分搬家的是相当富有者。安塞四区白家坪村长说：‘这个村子十九家人，去年有十二犋牛，今年春耕只有五犋半牛；去年三个雇工，今年没有。’

今年的地，要比去年少种三分之一，少的牛随着